

世界文化丛书

# 非洲黑人文化

宁 骚主编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ZHEJIANGRENMINCHUBANSHE

K400.3

1

92579



# 非洲黑人文化

宁 骚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编辑:李 宁

责任校对:韦 伟

## 非洲黑人文化

宁骥主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2 字数 35 万 印数 3501—75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

ISBN 7-213-00957-5/G·220 定 价:20.20 元

## 《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庄锡昌(常务) 金重远 庞卓恒

迟 轲 祝 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

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 前 言

很少有什么文化像非洲黑人文化那样，在世界各地既被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享有，又蒙受那么多的误解。如果你对非洲黑人文化有一定了解，会经常从某一个画展中，从某一次音乐会或舞会上，从某一场艺术演出中，甚至从街头听到的某一支曲子里，捕捉到源自非洲黑人文化的信息，窥见非洲黑人文化对美国、西欧、加勒比地区、巴西乃至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和大众通俗文化的影响的蛛丝马迹。至于某一支曲子的主旋律、某一件雕刻的主导性风格、某一个舞蹈的基本语汇渊源于非洲的情况，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艺苑歌坛和大众文化生活中，早已不是新鲜事；在国门打开、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也是不难见到的。另外，当你打开一本画册或书刊要给孩子讲点什么以启迪心智时，你讲的那个故事可能就是非洲某一个部族的图腾故事。于是，你就会自然地感觉到我们与远在天涯的非洲黑人兄弟是生活在一个风雨同舟、息息相关的“环球村落”里，对他们的生活、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然而，事实上人们对非洲黑人文化的了解是非常少的，甚至多数人对它完全没有了解。这种不了解常常导致误解，即在人们分享非洲黑人文化的精华的同时，却又错误地认为非洲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文化。

本书旨在客观、全面、系统地向读者介绍非洲黑人文化，以期增加人们对这种文化的了解，使人们认识到非洲黑人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族人民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口述文化，在对外传播方面受口述文化自身特点的限制，所以外部世界对非洲黑人文化的了解是相当晚近的。在16世纪以前，在法老埃及、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时代，地中海文化与尼罗河中上游谷地的黑人文化曾有过长期的接触、沟通和相互影响，但是那里的黑人文化在地中海沿岸国家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中只有零星的记载；中古时代阿拉伯文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记述则较为翔实和系统，如厄尔·贝克利(1040—1094年)的《列国志·北非志》、厄尔·伊德里西约于1154年写成的《云游者的欢乐》、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的游记(他曾到马里帝国和东非城邦游历过)、伊本·卡尔东(1332—1406年)的《柏柏尔人史》、利奥·阿非利加(1493—1550年)的《非洲记述——世界的三分之一》，都给我们留下了关于非洲黑人文化的珍贵资料。遗憾的是，这些著述涉及到的范围仅限于苏丹草原地带和东非沿海部分地区，而对热带和赤道雨林地区以及南部非洲则尚付阙如。

非洲黑人文化在它尚未来得及被外部世界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之前，随着奴隶贸易的兴起，则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贬抑。奴隶贸易满足了欧洲和美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榨干了非洲黑人的血液。奴隶贸易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后果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把确定为奴隶、归属于奴隶阶层这样一种社会差异变为种族差异。这种“理论”认为，“非洲人之所以成为奴隶，不是因为被劫掠为俘虏和被卖为奴隶，而是因为他只配当奴隶。”从此，黑皮肤被认为是下等种族的特征，黑肤色的人无权享受人的尊严，对他们可以任意进行侮辱和欺凌；撒哈拉以南非洲被视作



没有历史和文化的蛮荒之地。“长时期以来，一代接着一代的人们是通过奴隶贸易的影响来认识非洲的。世界上没有听到过关于古代繁荣富庶的加纳的传说，没有听到过关于中世纪强大的贝宁国和桑海国的传说。人们知道的只是奴隶贩子和奴隶的非洲。对非洲各民族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来的，在并不抱有种族主义观点的亿万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似乎非洲人的智力低下，只能做一些不需要专门知识的工作。”<sup>①</sup> 在文化主体的形象被根本扭曲的情况下，人们怎么可能对他们创造的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

奴隶贸易几近结束之时，西方传教士接踵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奴隶贩子不同的是，他们关心的不再是直接榨取非洲人的血与肉，而是要掳获他们的灵与魂，也就是用基督教文化去取代非洲黑人文化。然而，来自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文化的传道者虽则给非洲黑人文化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却未必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非洲黑人一旦学会读和写，就会坚持不懈地顽强表现自我，用新的装备去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必然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继承。另外，不管来自英国的詹姆士·布鲁斯、约翰·莱迪亚德、丹尼尔·霍顿、蒙哥·帕克、奥德尼、克拉伯顿、德纳姆、斯皮克、格兰特、贝克、利文斯敦，来自法国的莫利昂、勒内·卡耶，来自德国的亨利克·巴特、克拉普夫、纳赫蒂加尔、雷伯曼等人的主观动机为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他们的探险和传教活动开始使外部世界在地理上比较全面地了解非洲；他们对非洲黑人各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记述和介绍，开始使人们有可能从文化人类学的新视角去理解和把握非洲黑人文化。

---

<sup>①</sup>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3—314页。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整个非洲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个用人头做酒杯喝下甜美酒浆的时代，非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带根本性的一次文化变迁。在这期间，欧美人类学界许多学术泰斗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德国学者拉采尔(1844—1904年)、弗罗本纽斯(1873—1938年)、韦斯特曼，英国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年)、塞利格曼(1873—1940年)、夏佩腊、米克、博维尔、杰弗里斯，法国学者德拉福斯、拉布雷、蒙泰伊、于尔瓦、徐雷-卡纳尔，美国学者赫斯寇维茨、默多克、格林贝格，苏联学者德·亚·奥尔德罗格(另一译名为德·亚·奥耳迭罗格)、波铁辛，都对非洲浩如烟海的文化人类学资料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多数人还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做过很多实地考察。虽然他们分别属于不同学派，分析工具殊异，立论各执一端，但就他们力图把握非洲黑人文化的本质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力求达到目的这一点来说，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应当指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当他们发现了非洲黑人文化中许多令人震惊的丰硕成果，而要对它们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时，又被自己的发现弄得困惑不解了。他们不相信非洲黑人能够创造出这样的文化成果，于是从“白种人是优等种族”这一前提出发，“形成了一种解释非洲历史的总方案，可以称之为‘含米特假设’。它假定非洲的‘含米特族’是近乎欧洲人的‘白人’，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生来就比尼格罗人以及尼格罗人的文化优越，因此凡是一个尼格罗民族取得显著进步的地方，就必须从‘含米特’影响或渗透中寻求解释”<sup>①</sup>。他们从这一假设出发，用想象中的“含米特人”替代了历史事实中的非洲黑人各族，使“白人入侵者”成了非洲文化的创造者。例

---

<sup>①</sup>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页。

如，拉采尔认为，含米特人的文化是雄性文化、有统治能力的文化，非洲黑人的文化则是雌性的、有从属趋向的文化。根据这一假设，非洲黑人各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统统被记在无所不在而又无所不能的含米特人的功劳簿上。

正当欧洲和美国的人类学家致力于发现和阐释非洲黑人文化的时候，浸淫于欧风美雨之中的非洲黑人和非裔黑人精英分子也在苦苦地反思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价值，审视它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开始热诚地提倡“求本溯源”(retour aux sources)，致力于发现和确认非洲黑人文化价值的特殊性和伟大性，以抵御威胁黑人文化生存的白人同化政策，争取黑人的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在美国和英国的非洲留学生和非裔黑人知识分子中孕育而成的“泛非主义”以及在留居法国的黑人知识分子中孕育而成的“黑人特性”，是这个文化运动的两大源流，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西印度群岛黑人律师亨利·西尔威斯特-威廉斯、牙买加黑人活动家马库斯·加维、美国著名黑人学者威·爱·伯·杜波依斯以及来自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恩克鲁玛(加纳人)、肯雅塔(肯尼亚人)和阿齐克韦(尼日利亚人)，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来自马提尼克岛的塞泽尔、达玛斯和来自法属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比拉戈·迪奥普和大卫·狄奥普。与欧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是学者，而且大多是为黑人的悲惨命运而抗争的战士。他们对黑人所具有的创造精神深信不疑，但并不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例如，桑戈尔把自己的种族和传统文化比喻为“黑肤色的女人”，对她给予了这样的礼赞：“赤裸的女人，黑肤色的女人！你那有如生命的肤色覆盖着全身。……赤裸的女人，黑肤色的女人！像熟透的饱满的果实，像醉人的黑色的美酒”(《黑女人》)。他表示自己虽然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但是仍然眷恋着非洲黑人传

统文化：“我那向北方的风和掠夺者开放的脑海，忘不了我的祖先和我的祖先的祖先的足迹”（《埃塞俄比亚·在示巴族的召唤下》之三）。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死于机器和大炮之下的世界”，只能用黑人文化那种天赋的生气和生命力来挽救它（《致纽约》）。他的这一思想在《祈祷》一诗中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达：

如果“世界复兴”召唤我们，我们回答：“有！”  
但愿我们变成酵母——没有它不能发起白面。  
因为除了我们，有谁能把鲜活生动的节奏  
带给这个死沉沉的机器和大炮的世界。

但是他并没有走向黑人沙文主义，他表示自己的梦想是“一个同蓝眼睛的兄弟相亲相爱的阳光灿烂的世界”（《浪子归来》之六）。不仅如此，他还相信：“五大洲的人民同她（非洲黑人——引者）站在一起。看，这千千万万个人的潮流中攒动着我的人民的头颅。请允许他们伸出炽热的手，结成兄弟般友谊的纽带，紧紧地拥抱大地”（《和平的祈祷》之五）<sup>①</sup>。

1957—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一个接一个地赢得了民族独立，迎来了文化复兴的新时代。在这几十年里，非洲黑人各族的许多口述文化遗产得到了整理、研究和出版。在非洲黑人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歌唱家、舞蹈家、雕刻家、电影导演和体育明星，其中有些人，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尔·索因卡，由于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而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毫无疑问，当代非洲的文化人必定会受到世界文化、特别是西

<sup>①</sup>《桑戈尔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方文化的影响，但是除了那些思想肤浅、盲目追求新潮的人外，都会对博大精深的黑人文化传统有所回归、反思、认同和继承。通过他们的辛勤劳作，黑人文化传统的精华正在得以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在非洲从传统社会和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冲击对传统文化的保存、扬弃和继承始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今天，非洲有些传统文化被扭曲和被异化了，有些正处于消失的状态，如很多口述文化遗产将随着传统社会的彻底解体和最后一代老人的死亡而湮灭。不过，从总的趋势来看，非洲黑人文化正在走向世界。另外，非洲黑人文化还通过美国、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非洲黑人被奴隶贩子掠卖到美洲以后，非洲黑人文化也就开始在新大陆扎下根来。虽然美洲的黑人文化早已同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相互混合或融合，但是至今仍可清晰地分辨出产自美洲的许多文化产品的非洲渊源。例如，当爵士乐于 20 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时候，那些对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文化怀有偏见的人们，立刻就发现这种新型音乐具有“原始的、热带丛林的节奏”。到 50 年代，爵士乐随着对黑人的种族偏见的减弱而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人们对这一音乐的非洲渊源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抱有极大的热诚。而当爵士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中，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洲黑人文化有所接触和了解了。

至迟到了唐代，中国人对非洲黑人已有相当多的接触并对他们的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当代中国，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而接触到非洲黑人文化或源自非洲的某种文化因素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接触到这种文化并不等于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种文化，更不等于能够全面而系统地认识和把握这种文化。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和论述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学术

著作，它的宗旨就是在中国日益对世界开放并走向世界的时刻，使读者对非洲这一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我自 23 年前开始以教书为职业以来，一直从事比较政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出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的需要，我对非洲黑人文化有着持久不衰的兴趣，一直在搜集有关资料。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有机会系统地整理和连贯地思考这些资料。

我为本书确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是：非洲的工具与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着非洲黑人各族获取主要生活资料的种类和性质；它们一起决定着非洲各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并进而决定着非洲黑人各族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而自然地理状况始终是工具与技术综合体演进的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个传统社会里，所有的工具与技术综合体在能源消耗上主要来自人体本身，对体外能源的利用都相当低。这样的工具与技术综合体以及特殊的热带气候和地理条件，造成在各个传统社会里根本没有进行财富的大规模社会积累的可能性，因而决定着非洲各个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化水平比较低，人们深深地依赖靠血缘纽带维系的社会共同体，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从事专门的理论思维和文化创造活动。所有这些，就使得非洲黑人文化具有这样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种口述文化，并具有天然的高度统一性。也就是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个传统社会里的伦理和道德规范、政治制度、法律、宗教信仰、科学和技术思想、哲学、巫术、教育、音乐、舞蹈、雕刻、绘画、文学、史学、经济和政治思想、社会分工原则等等，都是浑然一体的，并一代一代地进行口耳相传。这种统一性一方面真实地或幻想地反映着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它忽视了诸种事物的特殊本质而具有混沌性和模糊性；这种口述性一方面

使它具有生动性、经验性和示范性，另一方面则使它具有神秘性、暂时性和某种不确定性。

用于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用于展示研究成果的叙述框架并不总是一致的。本书的叙述框架是：第一章介绍非洲黑人文化的主体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对非洲黑人文化的影响；介绍诸种因素影响下非洲黑人文化的变迁和进化。第二章介绍非洲各种文化系统里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行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是如何遵循表现为习俗的社会规范或文化模式的；介绍展示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的节日庆典。第三章介绍非洲黑人各族的传统宗教信仰。第四章介绍非洲黑人各族的技术文化、隐含于巫术中的科学思想、隐含于传统宗教信仰中的哲学思想以及隐含于政治行为中的政治思想。第五、六、七章介绍非洲黑人各族在雕塑、绘画、人体装饰、口述史学和文学、音乐、乐器制作、舞蹈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中对美的追求。最后一章介绍非洲黑人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吸取与贡献。如前所述，非洲黑人传统文化是高度统一的。但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不得不依据今天对文化的分类方法，将非洲黑人传统文化加以割裂。否则，对于已经习惯于当今文化分类方法的读者来说，在对这种文化的理解上会有诸多不便之处。

在确定了上述分析框架和叙述框架之后，我写出了研究和写作大纲。由于某种原因，这本书不是我独自完成的。本书的写作分工情况如下：第一章：宁骚；第二章：第一、二、三节，宁骚；第四节，杨旭明；第五节，宁骚、杨旭明；第六节，宁骚、杨小立；第三章：包茂宏；第四章：第一节，宁骚；第二、三节，曹海波；第四节，宁骚、曹海波；第五章：杨旭明；第六章：第一节，宁骚、李保平；第二、三节，李保平、黄集伟；

第七章：杨旭明；第八章：第一节，宁骚；第二、三、四节，王丽萍。在这些作者中，杨旭明、王丽萍、曹海波和杨小立都是在我的指导下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他们的研究和写作是在我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由他人承担研究和写作任务的章节，我提供了部分研究资料或阅读书目。最后，我对他人写作的全部稿件做了修改和补充，并统一了学术专门术语或名称，在大部分章节里还增写了一些段落。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是由我最后编定的。因此，本书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缺陷，一概由我承担责任。

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向那些在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曾经给予帮助的老师和朋友表示感谢。从我发表了一篇关于非洲的学术论文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李毅夫教授、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陆庭恩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郑家馨教授和何芳川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艾周昌教授，都不断地给我鼓励和指点。我的老师、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萧超然教授、陈哲夫教授，虽然与我所攻专业不同，但是他们的治学经验和长者风范使我终生受益。对于这些老师和朋友的理解、帮助和指点，我将永远铭感于心。我还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张宪章先生、李宁女士，如果没有他们的督促帮助、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高工作效率，我甚至可能有放弃写作这本书的打算。最后，对于我的妻子周磊女士在本书定稿之际所做的组织稿件缮写工作以及在其他方面所给予的理解和支持，我也表示感谢。

宁 骚

1992年12月

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 目 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前言 1

第一章 文化生态与文化变迁 1

第一节 骄阳赐予肤色的人民 3

第二节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23

第三节 黑人文化的年轮 38

第二章 社会规范与节日庆典 65

第一节 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 66

第二节 生育文化与儿童期文化 75

第三节 青春期文化 81

第四节 婚姻文化 87

第五节 丧葬文化 103

第六节 节日庆典 109

第三章 此岸世界的偶像化 121

第一节 自然崇拜 125

第二节 图腾崇拜 132

第三节 祖先崇拜 141

第四节 部落神崇拜 149

第五节 走向一神教 159

第四章 技术文化与思想文化 168